

全民阅读无障碍导读版

庄子

道家经文

图解本

庄子，战国思想家、哲学家。名周，宋国蒙人（今安徽蒙城县人，一说今河南商丘东北）。

国学枕边书

庄子
图解

庄子◎著

中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全元明宋元降碑并补版

庄子

道家经文

图解本

庄子，战国宋之楚人，曾任蒙邑宰，后游历四方，著书十余万言，其书多寓言，其文汪洋恣肆，想象丰富，气势磅礴，词采瑰丽，跌宕多姿。《庄子》一书，是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代表作。

国学枕边书

庄子
图解

庄子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（辽宁）万卷出版公司

国学枕边书



0244321

全民阅读 无障碍导读版



钟、磬的器物不能获取外力，没有办法鸣响，所以钟磬之类的器物即使存在鸣响的本能，却也不敲不响。万物这种有感才能有应的情况谁能准确地加以认识！具有盛德而居于统治地位的人，应该是持守素朴的真情往来行事而以通晓琐细事务为羞耻，立足于固有的真性而智慧通达于神秘莫测的境界。因此他的德行圣明而又虚广，他的心志即使有所显露，也是因为外物的探求而作出自然的反应。所以说，形体如不凭借道就不能产生，生命产生了不能顺德就不会明达。保全形体维系生命，建树盛德彰明大道，这岂不就是具有盛德而又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吗？浩渺伟大啊！他们无心地有所感，他们又无心地有所动，然而万物都紧紧地跟随着他们呢！这就是具有盛德而又居于统治地位的人。道，看上去是那么幽暗深渺，听起来又是那么寂然无声。然而幽暗深渺之中却能见到光明的真迹，寂然无声之中却能听到万窍唱和的共鸣。幽深而又幽深能够从中产生万物，玄妙而又玄妙能够从中产生精神。所以道与万物相接，虚寂却能满足万物的需求，时时驰骋纵放却能总合万物成其归宿，无论是大还是小，是长还是短，是高还是远。”

原文

黄帝游乎赤水之北^①，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^②，还归，遗其玄珠^③。使知索之而不得，使离朱索之而不得，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^④。乃使象罔^⑤，象罔得之。黄帝曰：“异哉！象罔乃可以得之乎？”

注释

①赤水：河名，在昆仑山南面。②南望：南面，面向南。古代帝王座位向南，所以常用南面代指当帝王。③玄珠：玄妙的珍珠，比喻天道。④喫诟：是庄子杜撰的人名。⑤象罔：是庄子杜撰的人名。有无心的意思。

译文

黄帝在赤水以北漫游，登上昆仑山而向南眺望，旋即返回，丢失了玄色宝珠。派知去寻找没有找到，派离朱去寻找也未找到，派喫诟去寻找，还未找到。就派象罔去找，象罔找到了。黄帝说：“多么奇怪啊！象罔怎么就能找到呢？”

原文

尧之师曰许由，许由之师曰啮缺，啮缺之师曰王倪，王倪之师曰被衣。尧问于许由曰：“啮缺可以配天乎^①？吾藉王倪以要之^②。”许由曰：“殆哉圾乎天下^③！啮缺之为人也，聪明叡知^④，给数以敏^⑤，其性过人，而又乃以人受天。彼审乎禁过，而不知过之所由生。与之配天乎？彼且乘人而无天^⑥，方且本身而异形，方且尊知而火驰^⑦，方且为绪使^⑧，方且为物絯^⑨，方且四顾而物应，方且应众宜，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。夫何足以配天乎？虽然，有族有祖^⑩，可以为众父^⑪，而不可以为众父父^⑫。治乱

之率也，北面之祸也^⑬，南面之贼也。”

注释

①配天：称得上得天道。②藉：借，借助。要：通“邀”。③殆：危。垓：通“岌”，危险的样子。④叡知：英明而有远见。⑤给：敏捷。数：快。敏：灵敏。⑥乘人：恃着人的才智。⑦火驰：如火一样迅速蔓延。形容智慧的旺盛、敏捷。⑧绪：丝端。比喻细小。使：役使。⑨絷：束缚。⑩祖：祖宗。⑪众父：众人之长。⑫众父父：指天子。⑬北面：指臣子。



尧

译文

尧的老师叫许由，许由的老师叫啮缺，啮缺的老师叫王倪，王倪的老师叫被衣。

尧问许由说：“啮缺可以做天子吗？我想借助于他的老师来请他做天子。”

许由说：“恐怕天下也就危险了！啮缺这个人的为人，耳聪目明智慧超群，行动办事快捷机敏，他天赋过人，而且竟然用人为的心智去对应并调合自然的禀赋。他明了该怎样禁止过失，不过他并不知晓过失产生的原因。让他做天子吗？他将借助于人为而抛弃天然，将会把自身看作万物归向的中心而着意改变万物固有的形迹，将会尊崇才智而急急忙忙地为求知和驭物奔走驰逐，将会被细末的琐事所役使，将会被外物所拘束，将会环顾四方，目不暇接地跟外物应接，将会应接万物而又奢求处处合宜，将会参预万物的变化而从不曾有什么定准。那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？虽然这样，有了同族人的聚集，就会有一个全族的先祖；可以成为一方百姓的统领，却不能成为诸方统领的君主。治理天下，必将是天下大乱的先导，这就是臣子的灾害，国君的祸根。”

原文

尧观乎华^①。华封人曰^②：“嘻！圣人！请祝圣人^③。使圣人寿。”

尧曰：“辞^④。”

“使圣人富。”

尧曰：“辞。”

“使圣人多男子。”

尧曰：“辞。”

封人曰：“寿、富、多男子，人之所欲也。女独不欲，何邪？”

尧曰：“多男子则多惧，富则多事，寿则多辱。是三者，非所以养德也，故辞。”

封人曰：“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，今然君子也。天生万民，必授之职，多男子而授之职，则何惧之有！富而使人分之，则何事之有！夫圣人^{chún}居而^{kòu}穀食^⑤，鸟行而无彰，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；千岁厌世^⑥，去而上仙^⑦；乘彼白云，至于帝乡^⑧；三患莫至，身常无殃^{yāng}；则何辱之有！”

封人去之。尧随之，曰：“请问^⑨？”

封人曰：“退已！”

注释

- ①华：华州。②华封人：在华州守封疆的人。③祝：祝祷。④辞：不接受。⑤鶡：鶡鶡。穀：初生小鸟。⑥厌世：一生已尽。⑦去：离去人世。上仙：升仙。⑧帝乡：天帝所居的地方。⑨请问：尧对封人的话有所领悟，因此表示想进一步请教。

译文

尧到华地巡视，华地守封疆之人说：“啊，圣人来了！请让我们为圣人祝福，祝愿圣人长寿。”

尧说：“不需要。”

“祝愿圣人富有。”

尧说：“不需要。”

“祝愿圣人多生儿子。”

尧说：“不需要。”

守封疆之人说：“长寿、富有、多生儿子，是人都愿意得到的，唯独您不愿得到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尧说：“多生儿子就会使人有更多畏惧，富有就会多事，长寿就会增加困辱。这三项无助于培养无为之德行，所以不需要。”

守封疆之人说：“开始我以为您是位圣人，现在看不过是位君子而已。上天生出万民，必定要授给职事。多生儿子而授给他们职事，那样做还有什么可以畏惧呢！富有而使大家分享，那样还有什么事呢！作为圣人，像鸟一样居无定所，靠天而食，行动不留下形迹；天下有道之世，就与万物一起昌盛；天下昏乱无道之世，就遁世隐居修养德行；活上千岁，对世俗生活厌倦了，就升仙而去；乘上白云，到达天帝之处；三种祸患不来，身体常久无灾殃；那样还有什么困辱呢！”



福禄寿三星度世

守封疆之人说帝尧只是君子而不是圣人。真正的圣人不会因为福禄寿的益处而追求福禄寿，也不因为福禄寿的害处而拒绝福禄寿。真正的圣人忘却了福禄寿，“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，千岁厌世，去而上仙”。

守封疆之人走开了。尧跟在后面，说：“我请问……”

守封疆之人说：“你回去吧！”

原文

尧治天下，伯成子高立为诸侯^①。尧授舜^②，舜授禹，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。禹往见之，则耕在野。禹趋就下风，立而问焉，曰：“昔尧治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^③。尧授舜，舜授予，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，敢问其故何也？”

子高曰：“昔尧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^④，不罚而民畏。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立，后世之乱自此始矣。夫子闾行邪^⑤？无落吾事^⑥！”
 挹挹乎耕而不顾^⑦。”

注释

①伯成子高：人名，不详。②授：指传授天子之位。③吾子：我的先生，您。④赏：奖赏。劝：积极。⑤闾：通“盍”，何不。⑥落：废。⑦挹挹：抑抑，专心的样子。

译文

尧治理天下时，伯成子高被立为诸侯。尧传帝位给舜，舜传帝位给禹，伯成子高辞去诸侯职位而去耕作。禹前去看他，他正在野外耕地。禹从下风口快步走近他，恭敬站立问道：“昔日尧治理天下，您先生被立为诸侯。尧传位给舜，舜传位给我，而您先生辞去诸侯职位去耕地，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子高回答说：“昔日尧治理天下，不用奖赏而民勉励向善，不用惩罚而民畏惧犯罪。而今你奖赏惩罚并用而民却不能相爱，社会道德从此衰落，刑罚从此建立，后世之祸乱从这里开始了。先生你何不走开呢？不要妨碍我做事。”专心致志于耕地而不再看禹。

原文

泰初有无^①，无有无名^②；一之所起，有一而未形。物得以生，谓之德；未形者有分，且然无间，谓之命；留动而生物，物成生理，谓之形；形体保神，各有仪则，谓之性。性修反德，德至同于初。同乃虚，虚乃大。合



尧禅舜位

喙鸣^③；喙鸣合，与天地为合。其合缙缙^④，若愚若昏，是谓玄德^⑤，同乎大顺^⑥。

注释

①泰初：远古的开头。②无有：没有存在。无名：没有名称。③合喙鸣：和鸟兽的鸣叫一样。喙，鸟兽的嘴。④缙缙：无心的样子。⑤玄德：天德。⑥大顺：即道。

译文

元气萌动宇宙源起的太初一切只存在于“无”，而没有存在也就没有称谓；混一的状态就是宇宙的初始，不过混一之时，还远未形成各别的形体。万物从混一的状态中产生，这就叫做自得；未形成形体时禀受的阴阳之气已经有了区别，不过阴阳的交合却是如此吻合而无缝隙，这就叫做天命；阴气滞留阳气运动而后生成万物，万物生成生命的机理，这就叫做形体；形体守护精神，各有轨迹与法则，这就叫做本性。善于修身养性就会返归自得，自得的程度达到完美的境界就同于太初之时。同于太初之时心胸就会无比虚豁，心胸无比虚豁就能包容广大。混同合一之时说起话来就跟鸟鸣一样；说话跟鸟一样无别，则与天地融合而共存。混同合一是那么不露踪迹，好像蒙昧又好像是昏暗，这就叫深奥玄妙的大道，也就如同返回本真而一切归于自然。



众鸟相和，混然如一。与天地的原始相和同，达到虚静，就广大的无所不包，这种契合就叫“玄德”。

原文

夫子问于老聃曰：“有人治道若相放^①，可不可，然不然。辩者有言曰^②：‘离坚白若县宇^③。’若是，则可谓圣人乎？”

老聃曰：“是胥易技系，劳形怵心者也。执留之狗成思，猿狙之便自山林来。丘，予告若，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，凡有首、有趾、无心、无耳者众，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^④。其动止也，其死生也，其废起也^⑤，此又非其所以也^⑥。有治在人，忘乎物，忘乎天，其名为忘己，忘己之人，是之谓入于天^⑦。”

注释

①相放：互相仿效。放，通“仿”。②辩者：指公孙龙之流。③离：分析。④无形无状：指道。尽无：表示非常罕见。⑤起：兴起。⑥非其所以：并非是他有心要

做的。⑦入于天：符合了天道。

译文

孔子问老聃说：“有人从事于道好像很放达，认为可能转化成不可，对能转化成不对。名家学派有人说：‘坚白相离，是明摆着的道理。’像这样的人可以称作圣人吗？”

老聃说：“这样的人如同官府小吏卜缸之官被他们的技艺牵累，疲劳形体困扰心神一样。狗因有技能为人所拘系，而成愁思，猴子因为动作灵便轻捷，被从山里捉来供人玩赏。孔丘，我来讲给你，这些都是你所不能听到，你所不能言说的，凡有完全形体的人，无知无闻的为多，有形体心知而又能认知无形无状大道的人，完全没有，运动转化为静止，死亡转化为新生，废弃转化为兴起，这些都不是有意所为。有心之治理在于人为，忘掉了物，忘掉了天，称之为忘掉自己。忘掉自己的人，称之为与天道同一。”



耍猴

猴子因为灵巧被人捉来供人玩赏，而真正灵巧的猴子来自山林。有研究道术的人，他们被智慧驱使，被技术拘系，而不知道忘掉万物，忘掉天然，忘掉自己，回归自然。

原文

将闾^{jiāng miǎn}见季彻^{qì chē}曰^①：“鲁君谓^{wèi}蒧也^②曰：‘请受教。’辞不获命^③，既已告矣，未知中否^④，请尝荐之^⑤。吾谓鲁君曰：‘必服恭俭，拔出公忠之属而无阿私^⑥，民孰敢不辑^⑦！’”

季彻局局然笑曰^⑧：“若夫子之言，于帝王之德，犹螳螂^{táng láng}之怒臂以当车轂^⑨，则必不胜任矣。且若是，则其自为处危，其观台多物^⑩，将往投迹者众^⑪。”

将闾^{jiāng}蒧^{miǎn}觑然惊曰^⑫：“蒧也^{máng}茫若于夫子之所言矣^⑬。虽然，愿先生之言其风也^⑭。”

季彻曰：“大圣之治天下也，摇荡民心^⑮，使之成教易俗^⑯，举灭其贼心而皆进其独志^⑰，若性之自为^⑱，而民不知其所由然。若然者，岂兄尧、舜之教民^⑲，溟^{míng}滓然弟之哉^⑳？欲同乎德而心居矣。”

注释

①将闾蒧：姓将闾，名蒧。季彻：姓季，名彻。二人事迹已不可考。②辞不获命：

推辞而得不到允许。③中：当。指合乎天道。④荐：陈，陈述。⑤拔出：提拔起。公忠之属：公正尽责的那类人。阿：偏。私：指宠爱、亲近的人。⑥辑：和睦，顺从。⑦局局：笑的状声词，相当于“格格”。⑧当：通“挡”。軼：车辙。这里指车轮。⑨观台：宫门两边的楼台。多物：指观台上载着许多法律条文。⑩投迹：举足而来。⑪颯颯然：惊慌的样子。⑫汙：模糊，不清楚。若：然。⑬风：大略。⑭摇荡：鼓舞。⑮成教易俗：接受天道的教化，改变世俗的习惯。教，指道家的教化。⑯贼心：有害之心。独志：一心所向往，指得道的心愿。⑰若：顺。⑱兄：称之为兄，表示推崇。⑲溟溟：混沌不分明的样子。

译文

将闾见季彻说：“鲁君对我说：‘请您给予指教。’我推辞未得准许，就已经告知他了，不知道讲得正确与否，请试着说给你听听。我对鲁君说：‘一定要执持恭敬节俭之道，选拔录用公正尽心尽力之类人才，而不要偏袒私情，这样做民谁敢不和睦呢！’”

季彻格格笑道：“如先生这样的话，用于达到帝王之德业，如同螳螂举臂阻挡车轮前进一样，必定是不能胜任的。而且这样做，就是自己使自己身处危境。看台上陈列的物品多，将要前往观看的人就多。”

将闾十分震惊地说：“我对先生所说的话茫然无知。虽然如此，愿先生讲说其端倪。”

季彻说：“大圣人的治理天下，使民心振荡鼓舞，使其完成教化，改变世俗的习惯尽灭其贼害自性之心，而使他们都进入无己无待绝对逍遥之心态，做到这些如循性自为，而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如果能这样，岂能尊崇尧舜之教民，而迷迷糊糊追迫于其后呢？愿天下人有共同之德而心神安定啊！”

原文

子贡南游于楚^①，反于晋^②，过汉阴^③，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^④，凿隧而入井^⑤，抱瓮而出灌^⑥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^⑦。子贡曰：“有械于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见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”

为圃者叩而视之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凿木为机^⑧，后重前轻，挈水若抽^⑨；数如沃汤^⑩，其名为橐^⑪。”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：“吾闻之吾师，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，则纯白不备；纯白不备，则神生不定^⑫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。”子贡瞠然惭^⑬，俯而不对。

有间，为圃者曰：“子奚为者邪？”曰：“孔丘之徒也。”为圃者曰：“子非夫博学以拟圣^⑭，於于以盖众，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？汝方将忘汝神气，堕汝形骸，而庶几乎！而身之不能治，而何暇治天下乎？子往矣，无乏吾事^⑮！”

子贡^{zōu}卑陋^{xū}失色^⑮，项^{xíng}项然不自得^⑯，行三十里而后愈^⑰。其弟子曰：“向之人何为者邪？夫子何故见之变容失色，终日不自反邪^⑱？”

曰：“始以为夫子为天下一人耳^⑲，不知复有夫人也。吾闻之夫子，事求可，功求成。用力少，见功多者，圣人之道。今徒不然。执道者德全，德全者形全，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，圣人之道也。托生与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^⑳，茫^{máng}乎淳^{chún}备哉^㉑！功利、机巧必忘夫人之心。若夫人者，非其志不之，非其心不为。虽以天下誉之，得^{áo}其所谓，警^{tǐng}然不顾^㉒；以天下非之，失其所谓，恍^{huǎng}然不受^㉓。天下之非誉，无益损焉，是谓全德之人哉！我之谓风波之民^㉔。”

反于鲁，以告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，识其一，不知其二；治其内，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^㉕，无为复朴^㉖，体性抱神，以游世俗之间者，汝将固惊邪^㉗？且浑沌氏之术，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！”

注释

①子贡：孔子弟子。楚：诸侯国名，曾建都于今湖北江陵。②晋：诸侯国名，在今山西一带。③汉：汉水。阴：江河的南面称阴。④丈人：对长者的称呼。方将：正在。圃：菜园。畦：田园中用沟隔开的小块区域。⑤隧：指通入井的道路。⑥出灌：出来灌溉菜地。⑦搢搢：用力的样子。见功寡：功效差。⑧机：机械。⑨挈：取。抽：提。⑩数：快。洸汤：通“逸荡”。⑪棹：汲水的机械。⑫生：通“性”。⑬瞋然：惭愧的样子。⑭拟圣：以圣人自比。⑮乏：废，阻碍。⑯卑陋：惭愧不安的样子。⑰项项然：低垂着头的样子。⑱愈：指恢复常态。⑲反：复，指恢复常态。⑲天下一人：天下只有一个圣人(指孔子)。⑲托生：寄生在世上。⑲淳：通“纯”，纯洁。⑲警然：自得的样子。⑲恍然：无心的样子。⑲风波之民：容易受是非与功利等所影响而波动的人。⑲明白入素：心地明净，达到纯素的境界。⑲复朴：返归



桔槔

桔槔是中国农村历代通用的旧式提水器具。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相当普遍，而且延续了几千年。

自然。㉔固：胡，何。

译文

子贡到楚国漫游，返回晋国时，经过汉水南岸，见到一位老者正在修理菜园畦埂，又通过开掘的隧道下到井底，抱着装满水的陶罐出来灌溉，水从罐中汩汩流出，用的力气很多而所见功效甚少。子贡见了说：“这里有一种机械，一天能浇灌一百畦，用力甚少而所见功效甚多，先生您不打算用吗？”

灌园老人仰起身望着子贡说：“那机械什么样呢？”子贡说：“修凿木料造成机械，前面轻后面重，用它把水从井下提上来，就像把水引出来一样方便省力，水涌流很快，它的名字叫桔槔。”灌园老者听后生气变了脸色，既而又笑着说：“我从老师那里听说，有机巧的人必定有机巧之事，有机巧之事必然有机诈之心。机诈之心存在于胸中，则纯洁质朴之心就不完备；纯洁质朴之心不完备，则精神生而不得安定；精神生而不得安定的人，为大道所摒弃不容也。你说的机械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以之为羞耻而不肯使用。”子贡羞愧低头，躬身不能回答。

过了一会儿，灌园老者说：“你是做什么的呀？”回答说：“我是孔丘的弟子。”灌园老者说：“你不就是那位以博学自比于圣人，盛气凌人以为压倒众徒，独自弹唱哀歌来向天下人博取好名声的人吗？你能即刻忘掉你的聪明才智，毁弃你的形体，你就差不多近于大道了。你连自身都不能治理，你哪有闲暇去治理天下呀！你走吧，不要耽误我做事。”

子贡局促不安改变脸色，失魂落魄一样不自在，走了三十多里路之后才恢复正常。他的弟子们问：“刚才那个人是做什么的？先生为什么见了他变容失色，整天不能使自己恢复常态？”

子贡回答说：“开始我以为天下只有先生一位圣人，不知道还有这类人。我听先生说，行事要求合理，事业要求成功。用的力气少，所见功效多，就是圣人之道，而今这些人却不是这样。执守大道的人德行完备，德行完备的人形体健全，形体健全的人精神完全专一。精神完全专一，才是圣人之道，与民众一样生活在世界上，而不知要往哪里去，茫味深远而德行淳和完备啊！功利机巧必然为这种人从心里忘掉。像这样的人，不合乎他的志向就不去，不合乎他心意就不做。即使天下人都称誉他，而这些称誉又与他的心志相符合，也高傲地不予理睬；天下人都责备他，这些责备与他的心志不符合，他也不在意不理睬，不去接受。天下人对他的非难和称誉，对他不会增加和减少什么，这就是全德之人哪！我不过是受世间毁誉左右而摇摇晃晃的人。”

回到鲁国后，子贡把这些告诉孔子，孔子说：“他是寄托修习浑沌氏之道术的人也；只知浑一之大道，不知有其他；只知治理自身，不知治理外界。这样人心地清明至于纯洁无瑕，无为返朴，体悟自性而执守精神专一，以悠游于世俗生活之中，你对这样的人本来就该表示惊异呀！而且浑沌氏的道术，我和你还不足以认识啊！”

原文

淳芒将东之大壑^{hè}，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^{yuàn}。

苑风曰：“子将奚之？”

曰：“将之大壑。”

曰：“奚为焉？”

曰：“夫大壑之为物也，注焉而不满，酌焉而不竭^{zhuó}，吾将游焉。”

苑风曰：“夫子无意于横目之民乎^③？愿闻圣治^④。”

淳芒曰：“圣治乎，官施而不失其宜^⑤，拔举而不失其能，毕见其情事而行其所为，行言自为而天下化，手挠顾指^⑥，四方之民莫不俱至，此之谓圣治。”

“愿闻德人。”

曰：“德人者，居无思，行无虑，不藏是非美恶。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，共给之之谓安；怵乎若婴儿之失其母也^⑦，傥乎若行而失其道也^⑧。财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来，饮食取足而不知其所从，此谓德人之容。”

“愿闻神人。”

曰：“上神乘光^⑨，与形灭亡，此谓照旷^⑩。致命尽情，天地乐而万事销亡，万物复情^⑪，此之谓混冥。”

注释

①淳芒：与下句的苑风都是庄子杜撰的人名。淳芒：意思是或云或雾气。苑风：意思是游世俗。大壑：指东海。②酌：取。竭：干涸。③横目之民：因为人的两眼扁平，横生于面，故称。④圣治：圣人之治。⑤官施：政令措施。⑥手挠顾指：挥手指示，举目顾盼。⑦怵：惆怅。⑧傥：无心的样子。⑨上神：指神人的精神，因为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，故称上神。乘光：放射光芒。乘，用。⑩照旷：照彻空旷。照，明。旷，空。⑪情：真，引申为自然。

译文

淳芒向东到大海去，正巧在东海之滨遇到苑风。

苑风问道：“你打算去哪儿呢？”

淳芒说：“打算去大海。”

苑风又问：“去做什么呢？”

淳芒说：“大海作为一种物象，江河注入它不会满溢，不停地舀取它不会枯竭；因而我将到大海游乐。”

苑风说：“那么，先生无意关心庶民百姓吗？希望能听到圣人之治。”

淳芒说：“圣人之治吗，设置官吏施布政令但处处合宜得体，举贤任才而不遗忘一个能人，让每个人都能看清事情的真情实况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，行为和谈吐人人人都能自觉自动而自然顺化，挥挥手示意，四方的百姓没有谁不汇聚而来，这就叫圣人之治。”

苑风说：“希望再能听到关于顺应外物凝神自得的人。”

淳芒说：“顺应外物凝神自得的人，居处时没有思索，行动时没有谋虑，心里不留存是非美丑。四海之内人人共得其利就是喜悦，人人共享财货便是安定；那悲伤的样子像婴儿失去了母亲，那怅然若失的样子又像行路时迷失了方向。财货使用有余却不知道自哪里来，饮食取用充足却不

知道从哪儿出。这就是顺应外物凝神自得的人的仪态举止。”

苑风说：“希望再能听到什么是神人。”

淳芒说：“精神超脱物外的神人驾驭着光亮，跟所有事物的形迹一道消失，这就叫普照万物。穷尽天命和变化的真情，与天地同乐因而万事都自然消亡，万物也就自然回复真情，这就叫混同玄合没有差异。”

原文

门无鬼与赤张满稽观于武王之师^①。赤张满稽曰：“不及有虞氏乎！故离此患也^②。”

门无鬼曰：“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？其乱而后治之与？”

赤张满稽曰：“天下均治之为愿，而何计以有虞氏为？有虞氏之药疡也^③，秃而施髻^④，病而求医。孝子操药以修慈父^⑤，其色焦然^⑥，圣人羞之。至治之世，不尚贤，不使能；上如标枝^⑦，民如野鹿，端正而不知以为义，相爱而不知以为仁，实而不知以为忠，当而不知以为信，蠢动而相使^⑧，不以为赐^⑨。是故行而无迹，事而无传。”

注释

①门无鬼、赤张满稽：都是庄子杜撰的人名。师：军队。②离：通“罹”，遭。③药：治疗。疡：头疮。④髻：假发。⑤修：调理。⑥焦然：憔悴的样子，表示忧虑。⑦标枝：树末端的枝。⑧蠢动：蠕动。相使：互相役使，指互相帮助。⑨赐：恩赐。

译文

门无鬼和赤张满稽观看周武王伐纣之军队，赤张满稽说：“不及虞舜禅让好啊，所以遭受这样祸患。”

门无鬼说：“天下完全治理后有虞舜之治呢？还是动乱而后有虞舜之治呢？”

赤张满稽说：“天下完全治理是人们的愿望，又何须有虞氏再来治理！有虞氏是在人患头疮才去治疗，秃了头才给戴假发，病重了才给找大夫。孝子把药进献给生病的父亲用，脸色因忧愁而憔悴，圣人以此为羞。至德的时代，不崇尚贤才，不任用能者，君主如同树梢上的细枝，民众如山野



鹿

庄子把至德之世的人们比喻成原野上自由自在的走鹿。在本篇中庄子论述了什么是至德的社会。至德的社会就是君为君却不知己为君，民为民却不知己为民的社会。

中自由奔跑的野鹿，行为端正而不自知是义，彼此相爱而不自知是仁，诚实不欺而不自知为忠，言行得当而不自知是信，无目的任性而动又彼此相互依存，相互为用，而不自以为是赐予。因此所行没有形迹，事迹没有留传下来。”

原文

孝子不谀其亲^①，忠臣不谄其君^②，臣子之盛也^③。亲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则世俗谓之不肖子；君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则世俗谓之不肖臣。而未知此其必然邪？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，所谓善而善之，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^④。然则俗固严于亲而尊于君邪！谓己道人^⑤，则勃然作色，谓己谀人，则怫然作色。而终身道人也，终身谀人也，合譬饰辞聚众也^⑥，是终始本末不相坐。垂衣裳^⑦，设采色^⑧，动容貌^⑨，以媚一世，而不自谓道谀；与夫人之为徒^⑩，通是非^⑪，而不自谓众人，愚之至也。知其愚者，非大愚也；知其惑者，非大惑也。大惑者，终身不解；大愚者，终身不灵^⑫。三人行而一人惑，所适者犹可致也，惑者少也；二人惑则劳而不至，惑者胜也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虽有祈向^⑬，不可得也，不亦悲乎！

大声不入于里耳^⑭，《折杨》《皇荂》^⑮，则嗑然而笑^⑯。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，至言不出，俗言胜也。以二歧踵惑^⑰，而所适不得矣。而今也以天下惑，予虽有祈向，其庸可得邪！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，又一惑也，故莫若释之而不推。不推，谁其比忧？厉之人夜半生其子^⑱，遽取火而视之^⑲，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^⑳。

注释

①谀：奉承。②谄：讨好。③盛：最。④道谀：谄谀。⑤道人：阿谀奉承之人。⑥合譬：凑合比喻。饰辞：修饰言辞。⑦垂衣裳：表示讲究装饰。垂，穿挂。上叫衣，下叫裳。⑧采色：神色，颜色。⑨动容貌：变动着意念、表情。⑩夫人：指世俗的人。为徒：同党同群。⑪通：同。⑫不灵：不灵通。⑬祈向：祈求向往，意即希望。⑭大声：高雅的乐音。⑮《折杨》、《皇荂》：都是通俗的乐曲名。⑯嗑：笑的状声词。⑰歧踵：裹足不前。⑱厉：丑恶。⑲遽：急。⑳汲汲然：匆忙、紧张的样子。

译文

孝子不奉承他的父母，忠臣不谄媚他的国君，这是忠臣、孝子尽忠尽孝的极点。凡是父母所说的便都加以肯定，父母所做的便都加以称赞，那就是世俗人所说的不肖之子；凡是君王所说的就都加以应承，君王所做的就都加以奉迎，那就是世俗人所说的不良之臣。可是人们却不了解，

世俗的看法就必定是正确的吗？而世俗人所谓正确的便把它当作是正确的，世俗人所谓好的便把它当作是好的，却不称他们是谄谀之人。这样，世俗的观念和看法岂不比父母更可崇敬、比君王更可尊崇了吗？说自己是个谄谀的人，定会勃然大怒面容顿改；说自己是个阿谀的人，也定会愤恨填胸面色剧变。可是一辈子谄谀的人，一辈子阿谀的人，又只不过看作是用巧妙的譬喻和华丽的词藻以博取众人的欢心，这样，终结和初始、根本和末节全都不能吻合。穿上华美的衣裳，绣制斑斓的纹彩，打扮艳丽的容貌，讨好献媚于举世之人，却不自认为那就是谄谀与阿谀，跟世俗人为伍，是非观念相通，却又不把自己看作是普通的人，这真是愚昧到了极点。知道自己愚昧的人，并不是最大的愚昧；知道自己迷惑的人，并不是最大的迷惑。最迷惑的人，一辈子也不会醒悟；最愚昧的人，一辈子也不会明白。三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一个人迷惑，所要去到的地方还是可以到达的，因为迷惑的人毕竟要少些；三个人中两人迷惑就徒劳而不能到达，因为迷惑的人占优势。如今天下人全都迷惑不解，我即使祈求导向，也不可能有所帮助。这不令人可悲吗？

高雅的音乐世俗人不可能欣赏，《折杨》、《皇荑》之类的民间小曲，世俗人听了都会欣然而笑。所以高雅的谈吐不可能留在世俗人的心里，而至理名言也不能从世俗人的口中说出，因为流俗的言谈占了优势。让其中两个人迷惑而弄错方向，因而所要去的地方便不可能到达。如今天下人都大惑不解，我即使寻求导向，怎么可能到达呢！明知不可能到达却要勉强去做，这又是一大迷惑，所以不如弃置一旁不予推究。不去寻根究底，还会跟谁一道忧愁！丑陋的人半夜里生下孩子，立即拿过火来照看，心情急切地唯恐生下的孩子像自己一样丑陋。

原文

百年之木，破为牺樽^{xī zūn}①，青黄而文之^{zhī}②，其断在沟中。比牺樽于沟中之断，则美恶有间矣^{zhī}③，其于失性一也^{zhī}④。跖与曾、史，行义有间矣^{zhī}⑤，然其失性均也。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乱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声乱耳，使耳不聪；三曰五臭薰鼻^{sōng}⑥，困悞中顛^{zhī}⑦；四曰五味浊口^{zhī}⑧，使口厉爽^{zhī}⑨；五曰趣舍滑心^{zhī}⑩，使性飞扬^{zhī}⑪。此五者，皆生之害也，而杨、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^{zhī}⑫，非吾所谓得也。夫得者困，可以为得乎？则鸲鹆之在于笼也^{zhī}⑬，亦可以为得矣。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其内^{zhī}⑭，皮弁、鹖冠、搢笏、绅修以约其外^{zhī}⑮，内支盈于柴栅^{zhī}⑯，外重纆缴^{zhī}⑰，院院然在纆缴之中



鸲

“夫得者困，可以为得乎？则鸲鹆之在于笼也，亦可以为得矣。”得到了光鲜华美的外物，却使自己的本性受到了危困，这样的人如果还自鸣得意，就犹如被困于笼中却很得意的小鸟。庄子认为，华美不一定可取，丑陋也不一定可悲，只有天然本性才是值得追求的。